

The Pickwick Papers

[英] 狄更斯

The Pickwick Papers



The Pickwick Papers

匹克威克外传^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英] 狄更斯

匹克威克外传^上

张万敏 高山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言

狄更斯是 19 世纪西方文学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创作以非凡的艺术概括力展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为数众多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贫民的典型形象,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

1812 年 2 月 7 日狄更斯出生于美国波特西近郊一个清寒的家庭,父亲是职员,嗜酒好客,经常入不敷出,曾被投入债务监狱,全家也曾被迫到狱中居住。被生计所迫,狄更斯从 10 岁起就在皮鞋油作坊干活,16 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19 岁作了采访法院新闻和社会消息的记者。从此他开始广泛接触社会,开始尝试写作。

狄更斯的处女作《波兹速写集》是把早先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特写和短篇故事收为一辑。给他带来荣誉的第一部作品是《匹克威克外传》,评论家认为代表着狄更斯最高成就的作品是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大卫·科波菲尔》,他的重要代表作品还有《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等。狄更斯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极其鲜明地描绘了社会的不平和政治的不足;他的作品是一座大画廊,展示了无数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充满了“狄更斯式”的和蔼可亲的诙谐、多愁善感的情调;浸透了作者对于平凡朴素的普通“小人物”的深刻同情,也浸透了作者对毫无人性的贵族、社会寄生虫的愤怒谴责。狄更斯早在生前就成了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家,他晚年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各地游历期间亲自举行朗诵会,当众朗读他的作品,是这位名作家的一大胜利。

这次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成名作。它以有产者匹克威克和他的三个朋友在仆人的伴随下,为“增广见识”而出门旅行的种种滑稽经历为主要内容,触及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黑暗面:道德完美、天真无知的匹克威克先生被一个贪婪狡猾的寡妇诬告

到法院,说他违背了娶她的诺言;他落入了诉棍的掌心,在债务监狱里关了一个时候,在狱中看见人世间的无数的不幸;他还认识了金格尔先生,这人是个冒险家和流氓,也是小说里最有趣的一个人物。但是作品的基调乐观,对社会进行温和的讽刺和批判。现实生活被涂上了田园诗的色彩;一种明朗乐观、生趣盎然的感觉,使现实生活显得温暖了。每当天真的“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碰到他们那些精明而虚伪的同胞时所产生的噱头,以及聪明伶俐的仆人所说的名言警句,立刻使人感觉到作家观察事物的批判眼光、犀利的笔锋和他诙谐风趣的联珠妙语和夸张的漫画式人物的勾勒。

阅读狄更斯的作品既可对认识当时的社会有所裨益;也可欣赏到他那独具特色的幽默。

编 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34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8
第六章	68
第七章	83
第八章	97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54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79
第十五章	196
第十六章	212
第十七章	232
第十八章	240
第十九章	251
第二十章	266
第二十一章	284
第二十二章	301
第二十三章	317
第二十四章	326
第二十五章	342
第二十六章	362

第二十七章	369
第二十八章	379
第二十九章	401
第三十章	413
第三十一章	425
第三十二章	441
第三十三章	455
第三十四章	472
第三十五章	497
第三十六章	513
第三十七章	524
第三十八章	537
第三十九章	551
第四十章	566
第四十一章	578
第四十二章	590
第四十三章	605
第四十四章	619
第四十五章	633
第四十六章	650
第四十七章	661
第四十八章	673
第四十九章	687
第五十章	703
第五十一章	718
第五十二章	733
第五十三章	745
第五十四章	759
第五十五章	775
第五十六章	787
第五十七章	800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驱散阴霾，燃亮天空，变黑暗为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伟大事业的早期历史得以源远流长，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第一丝曙光，是在人们瞻仰匹克威克社文献中的如下记录时才发现的。能把这些记录呈献于读者面前，编者感到莫大的荣幸，因为这足以证明他本人在研究这些托付给他的文件材料时表现出来的百倍的细致与谨慎，坚韧与勤恳，以及独到的鉴赏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约瑟夫·司密格思先生，匹克威克社终身主席，主持会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宣读了匹克威克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所提交的题为‘关于汉姆普斯蒂池塘的水源预测及对铁特尔贝兹鱼理论的思索’这一论文，全体与会者对此颇感满意，并且绝对赞同。因此，大家特向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会议深切地感受到，匹克威克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是在经过了对浩恩赛、海哥特、布瑞思顿以及坎伯威尔等地的实地考察、深入调研之后才发表这一论著的。毋庸置疑，它将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人们也不能不相信，假如这位学识渊博之士的旅行范围得以扩大，观察的范围得以拓展，那么他对于知识的提高和学术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根据上述意见，会议认真考虑了上文所提及的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以及另外三位下文将提到他们名字的匹克威克社成员所共同提出的一个议案，即成立统一的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新部门，取名为‘匹克威克社通讯部’。

“上述提案得到了会议的赞同和批准。

“因此，‘匹克威克社通讯部’正式成立；提名并任命匹克威克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及另外三位匹社成员采西·塔普

曼、奥哥斯特·斯诺德哥拉斯和内森黑尔·温哥尔为该部部员；并且要求他们，把他们的行程和调研的结果，对人物和风俗的考察，所有的奇遇以及有关地方景观和地方社团机构的一切故事和材料，都要详实地加以记录，并形成书面材料，随时向设在伦敦的匹社总部加以汇报。

“会议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通讯部成员的旅差费，全部由个人支付。在这一原则之下，不会反对该部成员因从事调研工作而延长旅行时间。

“同时，会议通知通讯部成员，他们提出的自付信件邮资及包裹运费的提议，已被充分考虑。会议认为这种提议中蕴含着慷慨伟大的胸怀，因此，会议对此完全赞同。”

本次会议的秘书，除了为我们作了详实的记录之外，还为我们附带作了这样的描述——会议期间在宣读决议的时候，在他本人对面就座的是一个秃顶的人，戴着一副眼镜，镜片上圆圈很多。也许在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来，这没什么异乎寻常之处。然而对于那些人——那些知道匹克威克的伟大头脑就在那光秃秃的脑瓜儿里不停地运转着的人，那些了解匹克威克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那镜片后闪闪发光的人——来说，这景象可就是趣味无穷了。正是这位先生，曾追踪了宏伟的汉姆普斯蒂池塘的水源，曾以他的铁特尔贝兹鱼理论轰动了整个科学界。此刻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沉静得如冬日里冰封了的汉姆普斯蒂池塘的一潭深水，也如伏到了泥罐子最底下的一条孤独的铁特尔贝兹鱼。当他的追随者高声齐呼“匹克威克”时，这位令众人瞩目的大人物，变得充满了活力与激情，不慌不忙地爬上了自己曾不止一次坐过的宝座，开始向着这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组织发表演说。这场面该是多么的引人入胜啊！它又会给艺术家们提供一个怎样令人激动不已的研究对象啊！这口才出众的匹克威克，一只手优雅地藏在了燕尾服的燕尾里，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以使他的演说更加有力。由于他的位置升高而暴露出来的紧身裤和绑腿，假如穿在其他普通人的身上，也许是没有人在意的；然而穿在了匹克威克的身上——假如我

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就会引起人们不由自主的关注。在他的周围簇拥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告奋勇要分担他旅行的艰辛，也就是说，他们必然也要分享他的伟大发现所带来的荣誉。坐在他右边的是采西·塔普曼先生。这位多情的塔普曼，除了具备年岁大的人应有的智慧和经验外，还具备小男孩才有的那种对最充满乐趣也最可谅解的人之常缺——恋爱——所表现出的极大的热情与执著。这先前曾无比风流倜傥的身体，已被时间和食物扩大了许多；丝绸黑马夹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胸前坠着的金表链一寸一寸地在塔普曼先生的视线中消失；宽阔的下巴也渐渐地侵略了原本只属于白领带的领土。但塔普曼先生的灵魂却始终不变——对女性的崇拜仍旧会使他充满激情。在那位伟大的领袖匹克威克先生的左边，就座的是充满诗意的斯诺德哥拉斯，紧挨着的是酷爱运动的温哥尔。斯诺德哥拉斯充满诗意地将自己装到了一件神秘的带狗皮领子的蓝色斗篷里，而温哥尔身着绿色的新猎装，颈配格子领巾，下穿紧箍腿上的短裤，这使他看起来格外的精神。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以及当场发生的辩论，都被载入了该社的文献中。这演说及辩论都与其他有名望的社团组织开讨论会时的情形极其相似。众所周知，在伟人们的言行中寻找相似之处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所以，在此，我们做了如下的记录：

“(秘书说)匹克威克先生认为，荣誉是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东西。诗的荣誉，是他的朋友斯诺德哥拉斯心中最珍贵的；征服女性的荣誉，对于他的朋友塔普曼来说，也是同样的宝贵；他的朋友温哥尔胸中的最高荣誉，则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上的运动里才能找寻得到的。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自己同样受着人类的欲望和人类的感情之影响，(这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还可能受到人类弱点的影响(这时人们高呼‘不’)；但是他要说，如果他心中曾经燃烧过自以为是的火苗，那么另外一种首先要造福人类的欲望，一定会很快地将前者扑灭掉。人类的赞誉，是他的翅膀；博爱，则是他的保险公司。(剧烈的喝彩声)他感到了一丝骄傲——他公开承认这一点，让他的敌人随便评说去吧——他感到了一丝骄傲，当他

把铁特尔贝兹鱼的理论公之于世的时候；这个理论也许会出名，也许不会（一声高呼‘出名了’，然后喝彩）。他接受了刚才听到的那位可敬的匹克威克的高喊——的确，他出名了；但是就算这一理论的名气已遍及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去了，作为作者，为之感到的骄傲，与此刻——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他环顾四周时所感到的骄傲比较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了（人们喝彩）。他不过只是一个卑微的人而已（人们喊道：‘不’‘不’！），但是他不可能不感受到人们已经选择了他来承担这件充满了极大荣誉，也充满了一定危险的工作。旅行是件令人头痛的事，而马车夫们的头脑也是不清醒的。大家出去看看吧，认真看看自己周围的一幕幕吧。公共马车到处都在翻车，马脱缰，船翻底，锅炉也常爆炸（人们喝彩，其中夹着一声‘不是’）。不是吗（人们又喝彩）？那么就请刚才高喊‘不是’的那位尊敬的匹克威克派站起来说一说‘不是’的原因，如果他能讲得清的话（人们喝彩）。喊‘不是’的是谁？（又传来热烈的喝彩声）是哪个空虚沮丧的人——他说的不是小商小贩之流（高声喝彩）——那种人因为嫉妒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得到的赞誉——也许这种赞誉是不该得到的，并且因为那种人自己有一种不自量力的竞争企图——这种企图将会受到成堆的指责，所以出于这种卑鄙和中伤的——

“布劳顿先生起立发言。那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刚才所指的是他吧（又一阵叫嚷声，‘秩序’、‘主席’，‘是’，‘不是’，‘继续下去’，‘别说了’，等等）？”

“匹克威克先生的嘴巴是会被这些叫嚷所堵住的。他指的就是这位可敬的先生（异常激动）。”

“布劳顿先生说，他以最大的蔑视来回敬那位令人尊敬的绅士这种错误而又下流的责难（大声喝彩）。那位可敬的绅士是一个大骗子（极大的混乱和高声的叫喊，‘主席’，‘秩序’）。”

“奥·斯诺德哥拉斯先生起立发言。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主席（‘听啊’）。他想知道社内两个成员之间这种让人感到耻辱的争吵是否能被允许继续下去（‘听啊’，‘听啊’，‘听啊’）。”

“主席确信先前那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会收回他刚才所使用的字眼儿。

“布劳顿先生,尽管对主席有尽其所能的尊敬,但他深信自己不可能收回那些话。

“主席感到他最迫切的任务是问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他刚才所脱口而出的那个字眼儿,是不是按它的通常意义所使用的。

“布劳顿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不是——他是按照匹克威克派的意义来使用它的(‘听啊,’‘听啊’)。他应该承认,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他对那位可敬的先生是高度敬仰的。他仅仅是站在匹克威克派的立场上,才认为他是个骗子。

“匹克威克先生对他这位可敬的朋友所作出的公正、坦白、充分的解释感到满意,他要求大家对那位先生予以谅解,而且说他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也希望能得到匹克威克派的理解(欢呼)。”

记录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也毫无疑问,这场争执在达到了这样令人高度满意、被人高度谅解的程度之后,也该告一段落了。读者在下一章里将要看到的所记录的事实,并不是从正式的文件中摘录出来的,但却是从信件和其他权威的渠道细心搜集而来的。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十分的真实可信。于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以连贯的形式公之于世。

第二章

首日之旅,首夜之遇,及其结局

太阳,这个一切工作的守时奴仆,刚刚升起,把它的第一线光明洒在了公元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此时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则像另外一个太阳似的,也刚从睡梦中醒来,推开卧室的窗子,俯瞰外面的世界。高斯威尔大街就在他的脚下,他的右手这边,视线所及都是高斯威尔大街;高斯威尔大街的对面是另外一条街。“这”,匹克威克先生想,“这就是那些哲学家们狭隘的视野,他

们只满足于对摆在眼前的事物的考虑，却看不到藏在视线之外的真理。而我也一样，原来只满足于永远把目光投向高斯威尔大街，甚至都不想费一点力气去深入那些环绕在它周围的乡村。”匹克威克先生在发了一通这样美丽的感慨之后，开始为自己穿着起来，又把一些衣服塞进旅行箱里。伟人们对于服饰是很少刻意追求的。刮脸、装扮、喝咖啡，这些操作程序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小时之后，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旅行箱，大衣的口袋里装着望远镜，马夹的口袋里放着准备记下任何有价值发现的笔记本，来到了圣马丁广场上的公共马车停车场。

“马车！”匹克威克先生叫道。

“来啦，先生，”一个长相很特别的人喊道。这个人穿着麻袋布的上衣，戴着同样布料的围裙，脖子上挂着一个带有号码的铜牌子，这使得他看起来像是被分编整理过的收藏珍品。这是一个饮马的人。“来啦，先生。喏，那就是第一辆车子！”匹克威克先生在酒馆里吸完第一袋烟，那辆马车也被从那家酒馆里叫了出来，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皮箱一同上了车。

“去金十字街。”匹克威克说道。

“只是一先令的买卖，汤米。”马车启动了，马车夫不高兴地对他的饮马人说道。

“这马有几岁口了，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一边问，一边用那个准备付车费的一先令硬币在鼻子上蹭着。

“四十二岁了。”马车夫答道，斜着眼看看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脱口喊了一声，伸手去取口袋里的笔记本。车夫又重复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死死地盯着那人的脸看，但那人的脸紧绷着，表情没有一点儿变化，非常严肃，于是匹克威克先生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这马每次要在外面干多长时间的活，你才让它回家？”匹克威克先生问道，想寻得更多的信息。

“两三个星期吧。”车夫回答道。

“星期！”匹克威克先生惊讶地说——又取出了那个笔记本。

“当它回家的时候，它住在盆吞维尔，”车夫冷冷地说，“但我们很少让它回家，因为它太虚弱了。”

“因为它虚弱！”匹克威克先生不解地重复着车夫的话。

“把它从车辕里卸下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车夫继续说道，“可是当它套在车上的时候，我们把它拴得紧紧的，套得牢牢的，所以它就不可能跌倒了。而且我们又给车装了两个大大的轮子，马一动，轮子就立刻在后面滚动，它就必须得跑——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匹克威克先生把车夫的每一句话都记到了笔记本上，盘算着该把这件事汇报给社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实例来证明马在困境之下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笔记刚刚作完，他们已经到了金十字街。车夫跳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也从车上跳了下来。塔普曼先生、斯诺德哥拉斯先生和温哥尔先生早已在那儿焦急地恭候着他们伟大领袖的来临，此时一齐拥上来欢迎他。

“这是你的车费。”匹克威克先生说着，把那一先令递给了车夫。

令这位博学之士惊讶的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车夫竟然将钱扔到了人行道上，并且含沙射影地说要和他（匹克威克先生）较量较量，谁赢了就把钱拿去。

“可能是疯了。”斯诺德哥拉斯先生说。

“要不就是喝多了。”温哥尔先生说。

“要不就两个都可能。”塔普曼先生说。

“过来吧！”马车夫喊着，挥拳挽袖的，就像钟里面的机器。“过来吧，你们四个一起来。”

“这下可有热闹看了。”几个马车夫喊着。“动手吧，山姆，”——他们兴奋不已地将这几个人围在了中间。

“怎么啦，山姆？”一个戴着黑色印花布套袖的绅士问道。

“怎么啦！”车夫说，“他要我的编号干什么？”

“我没有要你的编号啊！”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说道。

“那你把它记下来干什么？”车夫问。

“我没有记下来啊！”匹克威克先生气呼呼地说。

“谁能相信呢？”马车夫接着说，向围观的人群申诉着，“谁能相信呢，他分明是个探子，坐着人家的车，不但记下人家的编号，而且还记下人家所讲的每一个字（匹克威克先生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光芒——原来他是因为那个笔记本啊）。”

“他到底记没记呀？”另外一个马车夫问道。

“记了，他当然记了，”先前的马车夫答道，“而且在惹得我忍无可忍要揍他的时候，他又叫来了这三个人来作证。可是我还是要揍他，哪怕为此坐六个月的牢。过来吧！”说着，马车夫把他的帽子摔到了地上，拿出一副一点儿也不爱惜自己东西的样子。他先是把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镜打到了地上，紧接着一拳打到了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然后又一拳打在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上，第三拳则打在了斯诺德哥拉斯先生的眼睛上，第四拳又改变了方向，打在了塔普曼先生的腰上，然后跳到了马路中间，之后又冲回了人行道，终于把温哥尔先生体内仅存的一点点力气也打得灰飞烟灭；而这全部的过程仅仅用了几秒钟。

“警官在哪里？”斯诺德哥拉斯先生喊道。

“把他们扔到水龙头下浇一浇。”一个卖热馅饼的人提议道。

“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匹克威克先生气喘吁吁地说。

“这些探子！”围观的人喊道。

“过来呀。”马车夫叫嚷道，他一直在那儿不住地摩拳擦掌。

在此之前，周围的人只是在消极地围观，可是当这些匹克威克派是探子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传开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兴致勃勃地讨论是否应该把刚才那个卖热馅饼的人的提议付诸实施。假如不是新来的一个人从中调停，使得这场骚乱出人意料地结束的话，没人敢说他们会做出什么样侵犯人身权利的事来。

“又出了什么乐子？”一个又瘦又高身着绿上衣的青年人从停车场走了过来。

“一些探子！”围观的人喊道。

“我们不是探子。”匹克威克先生咆哮道，以那样一种声调，让

任何心平气和的人听来都是极具说服力的。

“你们到底是不是，是不是？”青年人一边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边毫无顾忌地用胳膊肘推开那些拥在一起的人，向前走来。

那位博学之士匆匆地用几句话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么，请跟我来，”穿绿上衣的青年人说，并用力把匹克威克先生拖在他的身后，一路不停地讲着话。“喂，九百二十四号，把车钱拿走，干你的活儿去——这可敬的先生——我非常了解——别胡说八道了——这边走，先生——你的朋友们呢？——我知道，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不要介意——意外是在所难免的——家规最好的家庭也——不要说晦气——只是运气差点儿——拉他起来——劝他想开点儿——够可以的——这些该死的流氓。”这个陌生人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讲着这种结构极其相似的不成句的话，而且说得非常流利，在前面引着路，一直来到旅客候车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紧随其后。

“喂，跑堂的！”陌生人一面使劲地摇铃，一面喊着，“每人一杯——掺水白兰地，热的，浓的，甜的，满的，——先生，你的眼睛受伤了？跑堂的，拿块儿生牛排来给这位先生治眼睛——生牛排治外伤是无与伦比的；冰凉的路灯杆儿也管用，可是不太方便——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地站在大街上，眼睛贴着路灯杆儿——啊，也不错呀，——哈，哈，哈哈！”说完，这个陌生人也不停下来喘口气，拿起杯子，一口气吞下了半品脱热气腾腾的掺水白兰地，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那副轻松悠闲的样子，就像什么不寻常的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个伙伴忙着向这位新相识表示感谢之际，终于得空儿观察了一下这个人的穿着和容貌。

他大约中等身材，但由于身体的消瘦和长长的两条腿，使得他看起来很高。那件绿色的上衣，在燕尾服流行的时候曾是绅士们考究的礼服，但很显然当时是比这位陌生人个子矮很多的人穿的，因为那两只脏兮兮、褪了色的袖子，几乎远没到他的手腕。他把上衣扣得严严实实的，一直扣到下巴，衣服紧紧地箍在身上，让人感

觉后背的缝合线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他的脖子那儿没有衬衫的领子，却点缀着旧的阔领带。他那条瘦小的黑裤子上，多处打着已被磨得发亮了的补丁，仿佛在向人们证明它的服务之久长；裤角和那双修补过的鞋子紧紧扎在一起，似乎想要掩盖那双脏乎乎的白袜子，可遗憾的是那双袜子还是能被看得清清楚楚。又长又黑的头发在高筒旧呢帽下面散乱地垂着；在手套筒子与上衣的袖口之间，能看到他那没有佩戴任何饰品的光秃秃的手腕。他的脸瘦削憔悴，但整个人却透出一股形容不出的神气，似乎是喜不自禁的厚颜无耻和彻头彻尾的从容不迫。

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透过他的眼镜（很幸运，他又找回了那副眼镜）所注视的那个人，也就是在三个伙伴说尽了感激话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亲自接着用精挑细选的词句对他刚才的救助致以最深切谢意的那个人。

“不用在意，”那个陌生人打断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话，“说的够多了——别再讲了，那个马车夫真是了不得——拳头打得真厉害——可如果我是你那位穿绿上衣的朋友——活该——打他的脑袋——要是我也能够的话——出口大气的工夫儿——还有那个卖馅饼的——一点儿不吹牛。”

开往洛彻斯特的驿车夫走了进来，打断了这番绘声绘色的演说，他说“海军准将号”马上就要开车了。

“海军准将号！”那个陌生人边起身边说道，“那是我要坐的车——已经订好座位了——就在外边呢——只好你们来为酒水付钱了——得把五块钱找开——破银子——是假的——不管用——不行——啊？”他十分狡诈地摇了摇头。

恰巧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个伙伴所决定的旅行第一站也是洛彻斯特，他们便亲热地对那个新相识说大家要去的是同一个城市。于是众人同意坐到马车后排的座位上，以便几个人都能坐在一起。

“上来呀。”那个陌生人边说边往车上拉匹克威克先生，但是拉得鲁莽了些，以至于让这位绅士的举止大大失去了庄严。

“有行李吗，先生？”车夫问。

“谁——我呀？就这个棕色的纸包儿，——就这么多——其余的行李都从水路走了——一个个大箱子，都用钉子钉住了——像房子那么大——沉，死沉死沉的。”那个陌生人回答道，同时使劲把那个棕色的纸包往衣袋里塞，这种迹象不能不让人怀疑，包里可能只有一件衬衫和一条手绢。

“脑瓜儿，脑瓜儿，小心你们的脑瓜儿！”当马车开出低矮的拱门（那个年代，停车场的出入口就是这个样子）时，多话的陌生人喊道。“可怕的地方——危险的工作——有那么一天——五个孩子——他们的妈妈——个头很高的女人，吃着三明治——忘了这拱门——咔嚓——咕咚——孩子们一看——妈妈的脑瓜儿没了——手里还拿着三明治呢——可是却没嘴吃了——支撑着一个家的脑瓜儿没有了——多吓人，多吓人！在看白宫吗，先生？——好地方——小窗户——还有人的脑瓜儿也搬家了呢，是吧，先生？——他也是不够小心的——是吧，先生，是吧？”

“我正在思索，”匹克威克先生说，“思索人事的无常。”

“啊！我知道了——今天从王宫的正门进去，明个儿就从窗户逃掉了。你是哲学家，先生？”

“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略有观察。”

“啊，我也是！很多人在没什么事可做又没什么东西可得的时候都这样。是诗人吧，先生？”

“我的朋友斯诺德哥拉斯先生倒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也是！”陌生人说道，“史诗——上万行的——七月大革命——即兴作出来的——白天为马斯，黑夜为阿波罗——战场枪炮轰鸣，七弦琴淙淙有声。”

“你亲身投入过那壮丽的一幕吗，先生？”斯诺德哥拉斯先生问。

“亲身！那是当然了；子弹从枪膛里喷出——一种激情也从心底涌起——马上冲回酒馆——记下这股激情——再回到战场——